

韩伯韦其人其画

张庆

安庆图书馆以线装古籍为特色，其中善本4321册，跻身国家一级图书馆之列。

我到图书馆，除了看书，还喜欢看画。安庆图书馆的藏画不容小觑，除去谢超元先生捐赠的现代翰墨，比之资深的博物馆、专业的美术馆，亦不遑多让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徐悲鸿的作品，还有徐悲鸿的红颜知己孙多慈的，或是开派宗师，或是不让须眉的国手，均编入馆藏图录。即便未能登籍入册的“地方名头”，也是我素来景仰的。

安庆图书馆有一套四开花卉册页，作者叫韩留。这个名字，不仅百度上寻不着，连“广谱”的《安庆历代名人》也未见著录，由于声名不显，在库房里静好了半个世纪。好在1990年代，金杏村先生在《安庆画人述略》中落下一笔：韩貽荪，字留，号伯韦，别号竹西旧客，江苏丹徒人，以号名。我曾按文索骥，觅得一件韩伯韦的山水条屏，并收录于《安庆历史名人书画集》。图录的注释，就引用了金先生的文字。

据金杏村先生考证：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韩伯韦出生在江苏的名门世家。祖父韩叔起，咸丰二年（1852）进士，曾官刑部主事，归田后出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。经术辞章之外，深邃金石考订之学，皮藏法书、书画、碑拓极丰。韩伯韦幼承庭训，亦精究金石碑版考证之学，著有《丹徒韩氏金石文字跋尾》，为安徽藏界巨擘。韩伯韦旁及书画篆刻，山水取法大滌，花卉得青藤、白阳遗意，印刻不尚一家，亦有趣味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冯煦迁任安徽布政使兼提学使，携外甥韩伯韦来皖辅助。民国肇始，韩伯韦任省长公署秘书，后长期担任安庆各校教席，1931年歿于安庆孝子坊街。

韩伯韦曾在安徽省立一师和省立安徽大学任教，省立一师是安庆一中的前身，现在的安庆师范大学和省立安徽大学则一脉相承。我先后就读这两所学校，虽未入先生绛帐，倒也平添一份对先师前贤的景仰。一次，我和藏友姚悦相约，到吴樾街“马公兴”吃早点，姚悦和我闲聊，说有人出让韩伯韦的山水小品，惹得我扔下刚刚出炉的牛肉包，拉着姚悦就往古玩城里跑，虽然饿着肚子，却如愿以偿。

我旧藏的韩伯韦山水条屏，系绢本旧裱，用披麻皴勾出远山，再以湿墨间破，悠而闲之、规而矩之。忽然笔致一转，中锋斜扫，疾而能收，润而不漫。风乍起，叶落鸟绝，小桥摇摇将坠，惟有素翁，稳坐孤舟。伯韦先生有题：此种树点，烟光雾气相映而成，余学画，喜于清晨出郭看山色，但此景仅一遇之不可常见。春藻世大嫂于画



花卉（安庆市图书馆收藏）

称法眼，当知非臆说也。竹西旧客韩留。

新得的山水小品，为纸本单片，画不盈尺。笔用披麻、披麻，还是披麻；色用淡墨、淡墨，还是淡墨；添染浅赭，再添浅赭。披麻、淡墨、浅赭，填满了整个画面。如果说韩伯韦的山水条屏疏可跑马，那么这幅山水小品，真是密不透风了，密到落款都找不着地儿。虽密不紧，但满能见空。没有树，却感到枝摇叶摆；不见水，却听到泉流叮咚。右下角钤印，朱标和浅绛若隐若现、相互交融，“竹西旧客”四个字，仿佛就是身在此山的韩伯韦。

后来，我见过一篇介绍韩伯韦的文字，出自文抄公之手，不足为信。2018年6月，上海泓盛拍卖拍出一件韩伯韦的设色山水，自题七古一首：新换芳垆拥嫩黄，一株红叶乍经霜。闲情解得秋风好，点缀山容果似妆。图为真迹，诗也算得上“硕果仅存”。

韩伯韦的诗文稀见，而为韩伯韦作诗的人，却不在少数。开县李宗羲尚书筑三万卷楼，所藏半毁于兵，其孙李大防嘱韩伯韦绘图，并作诗寄示桐城姚永朴，姚永朴以“韩侯真佳人，濡毫写胜境”步其韵，诗存《蛻私轩诗集》。

桐城方守彝、方守敦昆仲，均惠诗韩伯韦。住在安庆小二郎巷“贾巢”的方守彝，在《网旧闻斋调刁集》中，写给韩伯韦的有30首。一次，方守彝为韩伯韦题画：绕屋桃花照眼明，老松偃卧作涛声。小山嫩绿净如拭，拟唤幽人并蹇行。兴来又题：如睡春山可笑人，不能胜酒遇陈遵。绿芜芳草莺花月，村老酣颜红满皴。写到这里，方守彝还是意犹未尽，濡毫再题：数间茅屋数株松，淡淡青山隔水东。何处幽人浮一叶，惯乘清晓棹清风。

住在安庆小南门的方守敦，著有《凌寒吟稿》，其中有《伯韦登岱归以所作泰山图嘱题》《题韩伯韦回忆历游图册二律》《伯韦以所画小册

嘱题》等5首。方守敦嗜松，颜室“凌寒阁”，韩伯韦以泰山松柏相赠，并为之题诗作画，乐得方守敦次韵呈谢：横秋老气谁能裁，旧客轮囷怪异材。松柏论文宜我辈，图画屡乞费君才。要栖鸾凤多多善，载听风雷咄咄来。大厦将倾难一木，岁寒且与共徘徊。1928年，方守敦为韩伯韦六十大寿赋诗二首。1931年，韩伯韦故去，方守敦以“金石名家谁伯仲，云烟落笔古婵娟。杖策秋风一挥泪，重来江郭失斯人”作挽。

“胡玉美”是安庆的老字号，自胡兆祥肇始，由长子胡椿、次子胡傑传承。第三代胡远烈为商，主营家族企业；胡远浚从文，先后在省立安徽大学、国立中央大学任教，不仅著作等身，还是书法名家，金字招牌“胡玉美”三个字，即为胡远浚手笔。胡远芬则参政，以举人功名，历任东阳、望江县令。韩伯韦和胡远浚是省立安徽大学的同事，和胡家兄弟自然熟稔。胡远芬邀约韩伯韦一起畅饮、踏青、访友，韩伯韦则以墨宝作酬，胡远芬在《履冰子吟草》中有记：善画神游众妙门，美君生长竹西村。虚心花木图惟肖，挂壁烟云俗不喧。荷劲那因风作战，佳馨每引月来魂。高情更胜投桃李，付与儿孙百世存。

和韩伯韦最为相契的，当属李大防。李大防祖父李宗羲，在庐州制造局时，深得曾国藩器重，历任安庆知府、安徽按察使、山西巡抚、两江总督，是官居一品的封疆大吏。李大防承祖余荫，担任过安庆的“地委书记”和安徽烟酒专卖局长。1928年省立安徽大学成立，李大防和姚永朴、胡远浚、陈慎登、杨铸秋、潘季野、韩伯韦一起，被聘为文学院教授。除了为官当值、教书育人，李大防和韩伯韦尤痴迷书法绘画，皆有古籍碑版之癖。李大防有“啸楼集”和“寒翠词”问世，仅《啸楼集》中，和韩伯韦的唱酬就达40余首。李大防为韩

伯韦《仿石涛和尚图》《历下亭图》《空山独立图》《竹西感旧图》等一一题咏，对其《三万卷楼藏书图》，更是推崇备至：濡笔展鸾笺，图成在俄顷。慰情聊胜无，卧游聊环境。我见喜欲颠，落墨清而迥。疑是大痴黄、否则石田沈。恍登百尺楼，摊书啜苦茗。又如绿杨堤，一叶漾小艇……李大防称韩伯韦是元之黄公望、明之沈石田，更以此图广徵题咏。一时间，韩伯韦名声大噪。

从啸楼招饮到菱湖觞咏，从欧公集到寿苏会，从官舍小聚到城南雅集，参与者有张易吾、舒鸿胎、潘璇华、方时涵，还有葛温仲、赵纶士、汤葆民、冯汗青、徐天闵，而每一次，都活跃着李大防和韩伯韦的身影。

诗中的韩伯韦，还有韩伯韦的画，与我们相隔了近一个世纪。而安庆图书馆的四开花卉册页，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韩伯韦的距离：雨打芭蕉，或疾或徐，似乎是笔触游走的声音；桨荡菱湖，青丝霓裳沾满了菡萏清香；李大防寂园的栀子花开了，韩伯韦大椿楼的枇杷黄了，那一丛“气死牡丹”的胭脂红，是不是刚从六尺巷旁的勺园摘来？

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开兰草，那丛无根的兰草，一枝毫不争艳的蕊，一片宁折不弯的叶，一首碑帖兼具的诗：所南喜写无根草，情等灵均泪不干。最爱飘零仍自遣，一生低首马湘兰。

南宋的郑所南，所作兰草皆不画根土，寓意大宋土地已被掠夺；明代的马湘兰，虽是秦淮名妓，却以落魄才子王稚登为终生所系。显然，韩伯韦的笔墨之外，是郑所南的气节，是马湘兰的出泥不染。



山水小品（徽悟艺术馆收藏）